

第一章 我穿書了

昏暗的泥房內，一張陳舊的木板床上躺著一個面色蠟黃的少女，她身上蓋著張滿是補丁且被洗得發白的薄被。

柯緩緩的眉頭一皺，心道她新買的加了五釐米乳膠的超級綿軟的席夢思大床怎麼這麼硬？睡得她腰酸背痛。還有她的頭，疼得她太陽穴直抽。

她想罵人，但還來不及開口抱怨，就聽到窗外傳來一男一女的說話聲——

「紹林哥，你到底什麼時候才娶我？我都已經是你的人了，還已經有了，再這麼拖下去，我怕阿娘哪天就把我嫁給旁人了……」女子的聲音嬌弱嚶嚶，聽得人骨頭酥軟成渣。

「再等等，玉蓉妳也知道我爹的性子，我自小就跟柯緩緩定了親，如今若由我提出悔婚改娶妳，我爹怕是會扒了我的皮。」說起自己那個刻板的爹，李紹林不禁打了個冷顫，歎口氣繼續道：「且再等等，要是她就此嚥了氣，咱倆也能名正言順的在一起了。」

女子嬌嗔，「若是她好命醒了過來呢？」

「若是醒了過來……哼！我也有法子對付她。」李紹林的眼眸掠過一道狠厲的光，「我爹迂腐頑固，卻最看重名節，要是柯緩緩不知廉恥失了清白……」

「可是她平日裡跟個啞巴似的，除了跟她阿娘說話外從不跟人多說話，怎麼才能……」女子突地一怔，隨即輕笑道：「我知道了，就算沒有，咱們也能讓她有！」說到這兒，屋外傳來遠去的腳步聲。

玉蓉？柯玉蓉？柯緩緩眉頭緊皺，腦子裡立刻冒出昨夜她通宵看的那本小說的情節。

其實柯玉蓉在文中只是個微不足道的小角色，自己之所以會記得她，是因為她實在是太綠茶了，搶了自己堂妹的未婚夫不說，還設計將其引到河邊趁機推下水，想等她死後順理成章和渣男李紹林在一起。

而柯緩緩之所以記得柯玉蓉的「堂妹」這個連炮灰都算不上的小角色，是因為剛好和她同名同姓。

文中的柯緩緩被推下水後，恰巧被路過的反派救起來，只可惜還是太遲了，最終還是嚥了氣。

文中柯緩緩作為一個工具人的用途就在於：作者利用她的落水讓反派偶遇女主，又在她的葬禮上給了兩人獨處的機會，也正是在這次的接觸當中，原本冷漠孤僻少言的反派，漸漸的被小太陽似的女主溫暖了，從此深陷她的溫柔之中。

反派身負血海深仇，又因愛而不得開始黑化，囚禁愛人，最後遭女主反殺，而女主又被忠誠反派的男主含淚殺死，總之，就是個到處是令人難以下嚥的悲劇故事。

不過，現在最重要的不是它的劇情，而是……

環顧四周，陰冷潮濕的床榻，斑駁的牆……她的眉頭蹙得更深了，如果沒有猜錯的話，她應該是穿、書、了！

她也太背了吧，穿的不是女主，也不是惡毒女配，竟是在文中只出現過一章就翹辮子的工具人！

仔細回想文中關於這個工具人少得可憐的描寫後，她最終得到以下資訊：柯緩緩是清水村人士，自幼父亡，跟著阿娘朱氏在大伯家討生活，不但是個工具人，還是個寄人籬下的工具人。

更氣人的是，剛剛那對狗男女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，就在她屋外大聲談論要害死她的事，也太明目張膽了吧，還是想若她醒了正好活活氣死她？

柯緩緩掐了下自己的人中，醒醒神，她一個知道劇情還來自文明世界的人，難道搞不定這一切嗎？

於是她一邊閉目養神一邊想著接下來的應對計畫，無奈這具身子大病初癒，沒過多久便因為精力不濟昏昏睡去。

屋外的爭執聲將睡得正香的柯緩緩吵醒，她擦了擦嘴邊的口水，想著剛剛夢中烤得金燦燦的燒鴨，又被屋外的斥責聲打斷。

原來是朱氏心中惦記著昏迷不醒的女兒，趕在午飯前插完秧回到家中。她怕閨女突然醒來沒飯吃，打算留一些給女兒，可誰知道她剛往碗裡夾了一筷子雞蛋，侯氏就拍桌呵斥她。

「老二家的，妳還懂不懂規矩？妳們母女倆在我們家住了這麼久，一個子兒也賺不到，還花遠根的錢，這會好意思吃蛋？真是反了！」

柯玉蓉的爹柯遠根七年前去了古溪鎮蘇家做工，每月的初一十五才會帶著工錢回家一趟。正是這每月的二兩銀子，讓原本窮的叮噹響的柯家大房搖身一變成了村裡的「有錢人」，而死了丈夫的朱氏無依無靠，只能帶著年幼的女兒在大房底下討生活。

但其實家中所有的農活全落在朱氏的頭上，她跟個老黃牛似的，每日起早貪黑，累得要死，而侯氏猶如富貴人家的闊太太般，每天茶來伸手飯來張口。如今柯緩緩剛從閻王手中把命搶回來，只是吃個雞蛋都不成？

「二嬸，這是我留給爹吃的雞蛋。」柯玉蓉趁朱氏愣神時，一把將那碗雞蛋搶走。朱氏見這母女一唱一和，放下筷子便朝外頭走去。

侯氏見狀也跟了過去，誰知平日對她的命令不敢說一個不字的朱氏，竟然跑去雞窩裡又拿了個雞蛋，眼看著要去廚房煎了。

侯氏哪能遂了她的意，幾步上前就要去搶雞蛋，「好啊，朱氏妳真有能耐，如今都敢偷家裡的雞蛋了，上回妳偷我的銀錢給妳女兒做衣裳的事情，我還沒跟妳算帳呢！」

「我沒有偷！那是我自己掏錢給緩緩買的！」見侯氏信口雌黃冤枉自己，朱氏漲紅臉為自己辯白。

朱氏無助的聲音鑽進柯緩緩的耳中，她沒想到兩家關係這麼差。她雖不是朱氏的親生女兒，卻也知道她出身可憐，早年喪夫，不能任由這對黑心母女欺負她！休息了一個晌午，頭疼好一些，柯緩緩沒再耽擱，翻身下了床，朝外面走去。她雖沒見過朱氏，可是一走出去，立馬就認出她來。

朱氏穿著粗布衣裳，臉上滿是風霜，一見到柯緩緩走出來，欣喜異常，趕緊走上前去扶住她，紅著眼道：「緩緩，妳醒了！怎麼自己下床？妳身子還沒養好，外面天冷，快回去躺著。」

兩日前，得知閨女突然溺水，當時她嚇得魂都快沒了。想她年紀輕輕就死了男人，如今只剩這麼一個希望，若是連女兒也沒了，那自己以後還怎麼活啊？

所幸老天沒那麼殘忍，閨女被人救下，卻奄奄一息昏迷不醒。如今好不容易醒了，可在緩緩的身子骨還沒養好之前，她也不敢掉以輕心，就怕女兒將來留下什麼病痛。

柯緩緩見到朱氏的一瞬間，便生出濃厚的親切感，她抿了抿唇，就勢拉住朱氏的手，溫聲說道：「阿娘，我沒事，妳別擔心我。」

粗糙的手感引得柯緩緩低眼看去，發現朱氏的手背上滿是凍瘡，新傷舊傷摻在一起，還有幾塊滲著血絲。

那頭侯氏聽罷，忍不住嗤笑一聲，「既然沒事，別想在我家白吃白住不幹活，現在就去給我磨點豆腐，別在那兒裝死。」

柯緩緩冷眼掃過站在面前的侯氏母女，就見侯氏一臉的不耐煩；而柯玉蓉在見她出來時面色先白了一下，隨即面色如常，抬著下巴看著她，一臉「妳能奈我何」的模樣。

突然，柯緩緩腦子裡莫名出現些記憶碎片，看到之前原主唯唯諾諾的被這對母女像狗一樣的使喚著，冬天寒風刺骨，這兩個人竟然趁著朱氏不在家，讓她光著腳丫跪在地上拖地，腿都被磨得不像樣，頓時心酸不已，畫面裡的小丫頭，才不過十四五歲！

未等她多想，一個力道突然將她推得向後踉蹌幾步，差點跌倒。

馬的！她到底造了什麼孽？鬧了半天，書裡的柯緩緩還被虐待啊！

朱氏見閨女差點被推倒，急忙跑過去拉住咄咄逼人的侯氏，低聲下氣道：「妳、妳這是做什麼？緩緩剛醒，有什麼活兒我去做。」

「呵，妳一個人忙得過來嗎？家裡還有一堆衣裳沒洗，妳先把妳的活兒做完再管妳女兒的活。妳們別想偷懶，再不幹活，別說想吃雞蛋了，就連玉米麵粥都沒有！」

「好好，我去幹，我都能做完，只要先讓緩緩吃些東西，我就去幹活……」

柯緩緩算是看出來了，護犢的朱氏被這對惡毒母女吃得死死的，根本沒有抵抗能力。

「等妳做完？等妳洗完衣服天都黑了！妳這倒楣鬼，晚上我們娘倆還等著吃鮮豆腐，是想餓死我和玉蓉是不是？壞女人！我看柯緩緩已經沒事了，鍋裡還有點湯，妳讓她喝了就趕緊去幹活，別說那麼多廢話。」

柯緩緩見朱氏還要哀求，出手道：「大伯母說的是，這活我來幹吧，我先去河邊洗衣，然後去磨豆腐，保證在晚飯上讓妳們吃到。」

柯玉蓉一聽，譏諷道：「阿娘，我就說之前柯緩緩這賤蹄子是在裝病，妳看看，一聽她娘要幹活這不來勁了？千萬別被她蒙蔽了，就讓她去洗衣服，晚上吃不到豆腐，她自己知道怎麼領罰。」

說到領罰，柯緩緩的腦海中出現原主被竹條抽打的各種畫面，遍體鱗傷，她是真的被氣到了，要是放在現代社會，她一定透過各種手段曝光這對惡毒母女的惡行，讓法律和社會輿論來懲罰她們。

當然，在這樣的未知時空裡，她也不會讓她們好過。

朱氏見柯緩緩晃晃悠悠要去拿木盆和衣裳，攔著她，說什麼也不讓她做事，侯氏母女還在後面陰陽怪氣的酸她們，柯緩緩一度想抄起面前的搓衣板扔過去，砸得這兩個壞女人腦袋開花，無奈她現在這副身子幹不了這事，而且她對周圍的一切還很陌生，也不知道這個時空的律法如何，不敢輕舉妄動。

她低聲對朱氏道：「阿娘，洗衣服也不一定要費力，衣服是濕的，有沒有洗她們看不出來。」

朱氏聽柯緩緩這樣說，皺著眉猶豫片刻，就沒再攔了，麻利的幫女兒把衣裳收拾好，拎著木桶道：「娘跟妳去河邊。」

「不用，妳回屋休息。」她幫朱氏捋了捋髮絲，噙著淺笑寬慰她娘，「我真的沒事。」

柯玉蓉見兩人拖拖拉拉，催促道：「柯緩緩，可別忘了妳答應的事，到時候別哭天喊地的求我輕點。」

朱氏鼻一酸，只怪自己沒用，連自個兒閨女都護不了，看著柯緩緩端著大木盆往外走去。

柯緩緩剛剛對朱氏的心疼是真的，可也沒想到這木盆竟然這麼沉！她才走幾步，就喘得夠嗆，正迷茫該往哪兒走，正好碰見鄰居也端著木盆往河邊走。

對方是附近的劉氏和秦氏，在見到這兩個人的時候，柯緩緩的腦子自動蹦出來她們的簡單資訊，劉氏是個老實人，平日幹活麻利，人緣也不錯，但旁邊這個秦氏嘛，是村裡有名的碎嘴子，正好，她就需要秦氏這樣的人才。

她鬆了口氣，緊走兩步道：「劉嬸，秦嬸，妳們也去洗衣服？」

兩人回頭，見是柯老二家的閨女，劉氏知道她落水的事，關切道：「緩緩妳怎麼跑出來洗衣，身子好些了嗎？」

柯緩緩眼睛一酸，低著頭說：「今天下午剛醒，大伯母見我醒了就……沒什麼，現在好多了，活也是要幹的，不然沒飯吃。」她說話聲音越來越小，整個人止不住的輕顫著。

劉氏心善，上前寬慰。

而秦氏聽罷來了興致，扭著腰走上前道：「侯氏虐待妳？」

她和侯氏向來不太對盤，知道侯氏素來喜歡顯擺，又是個好面子的人，往日他們一家在外人面前對柯老二一家還挺好的，前段時間過年的時候還號稱分她們母女倆一小包白麵粉，如今看來有貓膩啊。

柯緩緩才不會傻到和這個人什麼都說，相反的，她做足樣子就夠了，至於真的發生什麼事，這個女人如此八卦，一定會推波助瀾，到時候她只需坐收漁翁之利就好。

劉氏見她不願意再說，低聲勸秦氏莫再追問。

柯緩緩本想找個水井把衣服打濕蒙混過關，但怕錯失機會，最後還是咬著牙扛著木桶跟兩人去了清水河邊。

她自小在城市長大，在河邊洗衣這事她最多在電視機裡看過，稍微觀察他人怎麼處理衣裳後，她也擡起袖子蹲下去洗衣，只是沒想到河水冰涼，不一會兒小手便凍得通紅，朱氏手上的凍瘡應該就是這麼來的吧。

柯緩緩心裡堵得厲害，別人都是穿成金手指女主收穫男神走向人生巔峰，而她呢？穿進個面黃肌瘦的小丫頭身體裡，大冷天的還得蹲在這裡洗衣服，想著想著，她不禁低泣起來。

劉氏聽到抽泣聲，扭頭見這丫頭蹲在那渾身顫抖，三月天寒，穿著薄布衣，整個人縮成一小團，怎麼看都讓人心疼。

她起身走過去，將柯緩緩扶起來，低聲道：「妳去休息會兒，大嬸幫妳把這點洗了。」

「不、不用了……我來吧，大伯母看到了要打的……」柯緩緩從秦氏的話裡猜到，往日侯氏怎麼虐待她母女，都僅限在那小宅子裡，再加上之前朱氏母女倆老實巴交，都是三棍子也打不出一個屁的主，外人自然不知道兩人受的罪。

侯氏母女不想讓人知道其真面目，柯緩緩不但要外人知道，還得鬧得人盡皆知。劉氏拉起柯緩緩冰涼的小手，見她手心裡已經長好的疤痕道：「妳都瘦成皮包骨了，她還打妳？」

秦氏立刻湊過去高聲道：「快讓我瞧瞧。」說著粗魯的把柯緩緩的袖口扯上去，柯緩緩不喜歡，卻也沒攔著。

秦氏看過後，像得了寶貝似的，心滿意足的端著衣服走了，劉氏則留在那幫她洗了衣裳，還送到柯宅門口。

柯緩緩在門口扯開嗓子道：「大伯母，我回來了，您不會懲罰我了吧？」

「叫叫叫！叫什麼叫！都給我小點聲，趕緊幹活！」侯氏站在屋子裡不客氣的喊。劉氏在外聽得心一驚，暗道：好個侯氏，竟如此欺負柯老二家的孤兒寡母。

到了晚上吃飯的時候，柯緩緩胳膊酸得拿不起筷子，只喝了兩口玉米麵粥。想她往日跟奶奶生活時再苦再累，也沒這樣幹過活。剛剛推磨時，想到以前看的電影，有個場景是地主婆對著下人道：「都讓咱家的騾子啊、馬啊的都歇了吧。」

當時她還覺得好玩，今天親身體驗了做牛做馬推石磨，好玩個屁，簡直就是人間地獄！

好在她看著侯氏母女吃了她精心製作的雞屎豆腐，心裡痛快多了，待家務活幹完，早累癱了，一倒上床就睡著了。

翌日一早，柯緩緩還在睡夢中和同學們說笑，突然頭皮傳來一陣劇痛，整個人被拎出被窩。她懵了片刻，才聽清侯氏在耳邊叫喚什麼。

「好妳個小蹄子，只是讓妳洗兩件衣裳，竟和秦氏那個賤嘴編排老娘的不是，我看妳是皮癢欠抽！」

柯緩緩不見朱氏的身影，應該是下田了，就憑她身板，瘦得像紙片人一樣，肯定

打不過侯氏母女，不如開始她的表演吧。

「哎喲！大伯母別打了，要打死我了啊！大伯母快停手吧！緩緩知錯了！」她突然高聲叫喚，把侯氏叫傻了，她趁機脫離開其束縛，跑到院子裡大聲哭喊起來。

柯玉蓉聽見從屋裡跑出來正要攔她，忽聞門外的村民道：「哎喲，這柯老二家的也真是可憐喲……」

「天可憐見，柯老二一死，剩這對孤兒寡母在人間受折磨……」

柯緩緩見村人逐漸聚攏在院外，掐著哭腔道：「我不是不想幹活啊，是玉蓉姊推我下水，我現在身子弱，幹不動了，大伯母別打了啊！」

柯玉蓉看她在天庭廣眾之下講出了實情，嚇得臉都綠了，趕緊跑過去要捂住她的嘴。

這時有人把院門推開，探頭看到這一幕，歎息道：「侯氏平日看著大方，沒想到私底下竟然是這樣的人，還有那個柯玉蓉，小小年紀，心思也太歹毒了吧？竟然將自己妹妹推進河裡，這不是要她的命嗎？還好緩緩這丫頭命大，要不然……嘖嘖嘖！」

「你看看緩緩身上的衣裳就知道了，肯定沒好日子過。」

這些人交頭接耳議論著，說的話讓侯氏母女臉色漲成了豬肝色。她們好不容易經營的形象，在這丫頭幾句話中就要崩塌了嗎？

柯玉蓉咬著唇，小聲道：「我、我沒有……我只是不小心碰了妳一下，是妳自己不小心摔下去的……」

柯緩緩勾唇，牽出一個諷刺的笑容：「哦？那為什麼玉蓉姊姊明明看到我掉進河裡，卻不去叫人救我？」

柯玉蓉說不出話駁斥，難道能說她當然不會叫人來救她，因為她本來就想要柯緩緩去死？

倒是侯氏見勢頭不對，趕緊道：「緩緩，妳又誤會妳阿姊了，玉蓉不會水，當時她的確回來叫我去救妳，可那時妳已經被別人救起來了啊。妳阿爹去的早，妳能長這麼大全靠我們照應，我的身子不中用，做不了農活，沒辦法才讓妳阿娘包攬了家中的活。知道妳落水發熱，腦子燒糊塗才會這樣胡言亂語，大伯母都明白，不怪妳……去廚房吃些東西，雞蛋都煮好了，可別再說胡話了。」

柯玉蓉也是個戲精，趕緊接話，「是啊，緩緩妳衣服破了就和我說，千萬別跟我客氣！阿姊那不少不穿的可以給妳穿。」

三言兩語後不知真相的村民口風一轉，勸柯緩緩道：「原來是這麼一回事，是緩緩妳想多了吧，侯氏接濟妳們母女這麼久也是不容易，一家人別鬧得太難看。」

「是啊，懂點事，多幹點活吃不了虧。」

柯緩緩氣笑了，這些村民都是紙糊的嗎？風一吹就倒邊。

她咬了咬嘴唇，歎氣道：「唉，叔叔嬸子說的是，我也許是燒壞了腦子才說這些話，畢竟我昨天剛醒，就去給大伯一家洗衣服，還有身上這些傷，也都是我自己摔的，不怪別人。往日我不喜言語，一再傷害到伯母和阿姊那顆想要幫助我的

心……」

她說得十分真摯，眼中含著淚水，彷彿下一刻就會流下兩行清淚。

牆頭草們見罷，無不動容，「這孩子……真可憐……」

柯緩緩隨後深吸一口氣給眾人擠出個燦爛的微笑道：「大伯母和阿姊盛情難卻，我也不見外了，現在就先去阿姊房裡挑幾件衣裳，換了就去幹活，阿姊妳說好不好？」

說罷，抬眸時眼中露出一抹狡黠的光。

她是故意的！柯玉蓉沒想到柯緩緩會順著杆子往上爬，真的敢拿她的東西。眼看著柯緩緩走進自己的房間翻箱倒櫃，她氣得心都疼了，卻還要滿臉帶笑裝作一副很欣慰的樣子。

這次，侯氏母女倆是真的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。

這種光明正大拿東西的機會難得，柯緩緩自然會好好珍惜。她動起手來毫不手軟，什麼貴拿什麼，什麼藏得深她拿什麼，直到最後雙手都拿得滿滿當當，這才停下來。

然後她小跑到柯玉蓉跟前，故意裝作十分羨慕的模樣，「阿姊，妳的衣裳和首飾也太好看，我都好喜歡，不過妳放心，我就拿了我缺的東西，妳屋裡還有許多好東西呢！」

此話一出，大家又是稱讚柯緩緩不是個貪得無厭的人。

但此時柯玉蓉的臉都要氣歪了。這死丫頭怎麼拿了我最喜歡的廣袖綺羅裙，那可是我央求侯氏好久才買的，自己都捨不得穿。還有那對珠花，是我攢了三個月的銀子才買的，上面還鑲了珍珠呢！

「好，好得很。」柯玉蓉咬著牙說道。

柯緩緩對她莞爾一笑，「是很好，謝謝阿姊。」又趁人不注意時，對她做了個鬼臉。有本事妳來打我呀！

柯玉蓉哪見過柯緩緩如此，頓時愣住，臉色漲得通紅，差點把手裡的帕子扯斷。這一鬧，柯緩緩不僅拿了綠茶的衣裳，還光明正大的吃了家裡的雞蛋，又嚷著說自己頭疼，身子不大爽利，去歇著了。

侯氏母女被氣得咬牙切齒，剛開口準備說上幾句，這死丫頭就開始「鬼哭神嚎」，她們怕再次引來村裡鄉親們的觀望，只能暫且忍下。

柯玉蓉還在心疼自己那件綺羅裙，氣得臉都歪了，咬牙切齒地道：「阿娘，妳看她得意洋洋的模樣，我們就沒辦法了嗎？我實在是忍不下去了，那件綺羅裙可是我最喜歡的衣裳。」

侯氏想起今天吃的癩，心裡頭也氣，可她也沒辦法啊。她男人最好面子，從前就交代過，對朱氏母女擺臉色可以，但絕不能讓這事鬧到外頭去，現在村裡有人說她虐待柯老二一家，這要是讓柯遠根知道了不得抽爛她的嘴。

往日那對母女性子弱，哪怕在家中受了再多委屈也不會說出去，她和玉蓉這才越來越過分。誰知道這個柯緩緩掉進河裡一次後轉了性子不說，竟然還敢跟她耍心機。

「妳就再忍忍，如今柯緩緩已經及笄，她跟李紹林的婚事也該辦了，要是我現在將她們母女趕出去，到時候聘禮就沒我們的分，就算要把她們趕走，也得等李家下了聘之後。」侯氏惦記著這錢，所以這些年她能容忍朱氏母女跟著搭伙。說罷，侯氏又看了一眼最近柯玉蓉越來越豐腴的身材，「妳最近不是長胖了？那些衣裳妳快穿不下了。」

侯氏只不過是無心之言，柯玉蓉聽了卻是心中一驚。

她哪是因為長胖，而是懷了李紹林的孩子啊！她當時腦子一熱就從了他，只等著柯緩緩淹死了，她再嫁給李紹林，誰知道柯緩緩命大，竟然活下來了。

柯玉蓉咬了咬牙，不行，她不能坐以待斃，再過些日子肚子大起來就瞞不住了，得早做打算。

第二章 反擊綠茶

下田的朱氏聽到鄰居說起剛剛發生的事後，急著趕回來，見女兒正躺在床上翹著二郎腿吃著水煮蛋，忙問柯玉蓉推她下水的事。

柯緩緩不打算瞞著，便將事情如數說出。

朱氏臉色漸漸變得難看起來，這個柯玉蓉年紀輕輕如此黑心，竟然對緩緩下死手！

尤其聽見其實李紹林和柯玉蓉早就暗通款曲，甚至已經珠胎暗結時，朱氏的臉色沉了下來。她素來和藹，第一次動如此大的肝火，狠狠一拍桌子，起身便要去找侯氏理論，她究竟是怎麼教閨女，連自己妹妹的未婚夫都要搶！甚至連孽種都有了！

「我這就找她們理論，實在是欺人太甚！」朱氏倏地站起身來。

柯緩緩趕緊拉住她，附耳低語，朱氏立馬冷靜下來。

她嘴角帶著一抹看好戲的笑容道：「阿娘，到時候只要妳配合我，這兩個爛人便會自食苦果，為她們做的這些醜事付出代價。」

朱氏一想也是，要是她現在去找侯氏理論，依照侯氏的個性，哪怕得知自己女兒做了這樣的事情，也不會多責怪。既然侯氏不願意管自己女兒，那她們便好好的教教她。

還有那個李紹林，敢這樣欺負她閨女，他們一個都別想跑！

母女倆商定後，又說了一會兒知心話，朱氏多加寬慰閨女後，守著她漸漸睡去。朱氏看著已經熟睡的閨女，心中抽痛不已。畢竟緩緩和李紹林的親事可以說是拿柯老二的命換來的，李家在清水村聲譽極高，她之所以在老大家做牛做馬，為的就是拉扯閨女及笄好讓她嫁入好人家，誰知道到頭來李紹林竟是個拈花惹草的混蛋，還做出這等卑鄙下流之事。只是，苦了她的閨女啊！

隔日晌午，柯緩緩先去田裡找李紹林。李紹林看來人是她，沒給什麼好臉色，畢竟從來不打扮的柯緩緩跟嬌花一般的柯玉蓉比起來，實在入不了他的眼。

「妳來找我做什麼？」李紹林冷漠道，他方才剛計畫好該如何壞了柯緩緩的名聲。他會收買村子裡的小癩三，然後找機會約她出來，沒想到她竟先找上門來。

柯緩緩見他那張噁心的臉，忍不住在心裡狠罵了幾句渣男，既然不喜歡自己，是個男人你就直接說啊，因為懼怕父親不敢提出來，就想要害死柯緩緩，瞧瞧，這做的是人會做的事嗎？

但是面上她還是露出溫婉的笑容，道：「我找你是想跟你說件事兒。紹林哥，我知道你喜歡的人一直都是玉蓉姊，所以我想通了，我決定成全你們。」

李紹林萬萬沒想到這話是從柯緩緩嘴裡講出來的。

他臉色一變，擰眉問道：「妳、妳怎麼知道的？」他怕柯緩緩知道他跟柯玉蓉已經有了夫妻之實，甚至知曉柯玉蓉已經懷了他的孩子的事。

然而，柯緩緩只是睜大眼睛，一臉單純地看著他，「紹林哥，一個人的眼睛是騙不了人的，我早就發現只要每次玉蓉姊在，你的目光永遠都在她身上。所以，我決定祝福你們。」

「妳……果真這麼想？」李紹林再三確認，畢竟這丫頭當初可是一心一意等著嫁給自己，怎麼大病一場就突然變了性情？實在太匪夷所思了。

柯緩緩朝左右看了看，見迎面走過來個村民，似乎是怕被人聽見了他們的談話，刻意壓低了聲音說道：「嗯，我雖然仰慕紹林哥，可他明白強扭的瓜不甜的道理。有人來了，這兒說話不方便，具體的事情我們酉時在村裡的祠堂裡說。」

李紹林想也沒想就答應了，畢竟他做這些事的目的是跟她解除婚約，娶柯玉蓉。現在她既然主動提出來，那他便不必再忙活了。

柯緩緩剛到家，見柯玉蓉在另外一個屋內，便故意急切的迎上正在院裡幹活的朱氏道：「阿娘，妳把我昨天從玉蓉姊那裡拿來的綺羅裙收到哪去了？剛跟紹林哥約了酉時在祠堂見面，我想穿得好看一些。」

昨天晚上，朱氏已經從柯緩緩的嘴裡知道了她的計畫，故而配合地說道：「我今早兒剛洗好，曬乾後收到櫃子裡了。妳去找找看。」

「好，我這就去看看。」說罷，她便轉身回屋，用餘光看向大房那邊的屋子，見柯玉蓉正站在窗前看著她，臉上帶著怒氣。

柯緩緩粉唇一勾，知道魚兒已經上鉤，就等著收網。

酉時將近，柯緩緩已經爬上祠堂外面的高樹等著，她先見李紹林進了祠堂，沒多久柯玉蓉也探頭探腦跟著進去。少時，裡面傳出爭論的聲音，雖然爭吵的聲音很大，但她待的位置離得太遠，聽不清楚。

不過她才沒心思去聽他們在吵什麼，只等著她娘帶著村子裡的人來「捉姦」。

另一頭，朱氏心裡一直惦記著這件事，所以一到了跟柯緩緩約定好的時間，就趕緊將手頭的活丟下，跑出去大喊，「家裡進賊了，捉賊啊！」

清水村是個小地方，民風還算樸實，大家一聽說抓賊，趕緊丟下手裡的活計，跑出來幫忙。這些年清水村的治安一直不錯，雖不到夜不閉戶，但還沒有哪家進過賊，如今聽見叫喊，大家齊心協力前去幫忙。

不一會兒一群人聚在一起，朱氏則一路引著大家來到祠堂，一闖進去，就看到李紹林和柯玉蓉拉扯在一起，柯玉蓉嘴裡還在罵著——

「李紹林，你明明答應過我要娶我的，如今我肚裡已經懷了你的孩子，卻背信棄義，要跟柯緩緩那個小賤人成親！我告訴你，你若是真跟她成親，我柯玉蓉絕不會放過你的！」

李紹林一頭霧水，明明是柯緩緩讓他過來談解除婚約的事，怎麼就變成柯玉蓉怒氣衝衝的前來，一上來就對他一頓打罵，還說什麼他要跟柯緩緩成親？

他拉著柯玉蓉揮動的手臂大聲解釋，「玉蓉，妳說什麼？我怎麼可能娶柯緩緩呢？我喜歡的人是妳啊！」

好巧不巧，這些話全被追到祠堂的村民聽見了，朱氏雖早知道兩人的齷齪事，可親眼看見，心裡突然竄出一股火氣，眼前這兩個殺千刀的，竟然敢這麼欺負她閨女！

素日裡總是好聲好氣的她，實在忍不住了，一咬牙，衝到李紹林和柯玉蓉跟前，「啪啪」給了柯玉蓉兩巴掌，罵了聲下賤後，抄起手裡一直拿著燒火棍，沒命的朝李紹林身上招呼。

「你這個畜生！竟然做出這種下作的事情來！我今兒就替你爹娘好好教訓教訓你這個畜生！」

柯玉蓉和李紹林見到祠堂外突然站了這麼多人後都嚇壞了，李紹林被朱氏打得哀嚎連連，想要躲避，可是地方小躲不開，只能不停的喊救命。

可是站在祠堂外的村民沒有人要上前勸架，一個個臉上都帶著嫌棄神情。

「真是沒想到啊，里正的兒子平日看起來老實，沒想到是這種人，竟做出這樣下流的事情來！明明跟妹妹有婚約，卻跟姊姊把孩子都做出來了！」

「侯氏平日愛吹噓，說什麼她閨女長得好看，將來會嫁得多好，沒想到私底下居然是個蕩婦，還沒成親呢，就跟人搞上了，還是跟自己妹妹的未婚夫，嘖嘖嘖，我呸！」

「柯老二家的，打！別手軟，往死裡打！」

在眾人的議論聲中，朱氏越想越氣，用力打。如今李紹林背上、腿上挨了好幾下，被朱氏追著打，偏偏又衝不出圍觀人群，只能鬼哭狼嚎。最終，在里正趕來後，朱氏還重重打了一下才收手。

倒不是她怕了李家，李紹林這麼不要臉，她打他是應該的，但也明白，後面還有正事要做。

朱氏將燒火棍往地上一扔，冷著臉朝里正夫婦高聲道：「說吧，你們打算怎麼著？」祠堂外，柯緩緩坐在樹上，伸長了脖子看到平日和藹的朱氏竟然打了柯玉蓉兩大嘴巴子，又拿燒火棍打了李紹林，心中暗爽不已。

她就說剛剛朱氏怎麼拿了根燒火棍，原來是這用處啊。

眼看著該發生的事都發生了，該來的人也來齊了，是時候她出馬去跟李家談條件了。柯緩緩拍了拍手，準備跳下樹，沒想到腳下一滑，整個人就這麼直接從樹上摔了下去。

柯緩緩嚇壞了，心想：這回完了，從這兒摔下去就算不摔殘也得毀容。

她閉上眼睛，等待著悲慘來臨，可是等了許久也沒等來跟大地的「親密接觸」，

反而好像撞到了一堵肉牆，肉牆還悶哼了一聲。

柯緩緩滿腦子疑惑不解，她睜開眼，有些不確定的伸手捏了一把，結實有彈性，唔，手感超好，這人……是誰啊？

她慢慢的抬頭看去，映入眼簾的是一個面容俊逸的男子，此時他正抿著唇垂眸看著自己，眼神卻如寒潭般冷冽刺骨，讓她硬生生打了個冷顫。

這人……好像有些眼熟。

就在柯緩緩仔細思考這人是誰的時候，耳邊突然出現一道毫無感情的機器聲，「叮——洪荒系統 001 號提醒您，恭喜宿主大人完成了跟反派的第一次親密接觸，收穫生命值十天。友情提示：目前所剩生命值十三天。」

柯緩緩眨了眨眼睛，又掏了掏耳朵，懷疑自己出現幻聽。什麼玩意兒？生命值？她現在就只剩下十三天可以活？

就在她準備問個明白時，耳邊傳來了一聲更冷酷的聲音，「抱夠了沒有？」

這回不是機器的聲音，而是眼前男子清冷的嗓音。男人漠視著自己，柯緩緩感受到對方散發出的極大壓力，嚇得趕緊鬆開手，又倒退好幾步，訕訕道：「抱歉，我不是故意的……」

可男子根本沒聽她說完，轉身逕自離去，只剩下柯緩緩一個人呆站在樹下，少時，徐徐落下的白梨花落滿肩頭。

她……竟然掐了大反派的點點？

隨後她試探著在心裡跟機器人……哦不對，按照她多年來看小說的經驗，這或許就是傳說當中的系統，她問道：「剛剛那個人真是書裡的反派，謝與棠？」

「是的，宿主大人。」冷漠的機器聲回答。

柯緩緩自動略過那句宿主大人，進而問道：「你剛剛那句話是什麼意思？我只剩下十三天可以活？那如果我死了的話，會回到我原來的世界嗎？」

「不會，本系統尚未開放傳回服務。」

柯緩緩頓時心情低落，「那什麼時候能開放？這鬼地方啥也沒有，我可不想一輩子耗死在這兒！我好不容易熬過高三考上大學，說好的放蕩不羈的青春人生呢？」

系統冷漠回道：「系統目前處於改造升級後試運營狀態，隨時可能出現當機情況。請宿主大人珍愛生命，好好完成任務，多跟反派接觸就能獲得生命值。」

柯緩緩算是明白了，她現在隨時會死，只有跟謝與棠接觸才能繼續活下去。可是……她回想了一下謝與棠在文中的劇情，頓時心中苦不堪言。這個人以後會變成個死病嬌！不，從她剛剛接觸到的情況來看，這個人已經不正常了。

雖然謝與棠現在只是清水村的一個小獵戶，可他的隱藏身分是大景國流落在外的六皇子。當初在京都有人想要他死，忠心耿耿的張公公偷偷將他帶出皇宮，隱姓埋名流落民間。按照如今的劇情進度，張公公應該才病死沒多久，謝與棠也應該是剛來清水村。

抱怨歸抱怨，柯緩緩可不想那麼早死，她在原本的世界裡只是個普通人家的孩子，卻也有尚未完成的學業和朋友，她要堅持下去，去完成這個半吊子系統派下

來的任務，活下去，再找機會回去。

她冷靜下來，快速的在心裡規劃著該如何跟謝與棠接觸，思來想去，只有抓緊謝與棠還在清水村，沒有黑化之前多跟他接觸，賺個夠本，否則等將來他黑化了……柯緩緩打了個哆嗦，她可不願意去招惹黑化了的反派！

帶著這樣的想法，柯緩緩去了祠堂。

此時祠堂內外已經聚集了很多人，李紹林和柯玉蓉跪在祠堂裡，不敢說話，畢竟做出這樣的事情實在是丟人現眼。若是在偏遠些的村落，他們可能是要浸豬籠的。這時有人注意到柯緩緩面色愁苦的走來，眾人後退兩步讓出條路，臉上都帶著惋惜神情。不少人私下議論著：唉，多好一閨女，模樣兒生得標緻不說，性子也溫順乖巧，就是命差了一些，小小年紀死了爹。這李家也太欺負人了，要是真不喜歡，講開來解除婚約，何必做出這種骯髒的事情來膈應人？

朱氏見到柯緩緩垂著肩膀默默走近，眼眶頓時紅了，哽咽著喚她，「緩緩……」

這倒不是做戲，當娘親的見閨女遇上這樣的事情，哪有不心疼的？

柯緩緩立馬抱住朱氏，窩在她胸口嚎啕大哭起來。原本計畫時，她害怕自己的演技不行哭不出來，還考慮弄點洋蔥水催淚，可在聽完系統講的噩耗後，她真的想哭啊！

她穿成被虐待的工具人不說，還是那種隨時可能翻臉的工具人！也太慘了。

於是，柯緩緩和朱氏抱在一處哭，看熱鬧的村民們見了，紛紛嚷著要李家給她們孤兒寡母一個交代，不能因為柯老二死了，就這麼欺負人。

李里正和李家的狠狠教訓了李紹林這個不孝子。見群情激憤，李里正恨不得打死這個不要臉的狗東西，李家的也是恨鐵不成鋼，打到最後見兒子趴在地上驚驚的求饒，心又軟了。

她見圍觀百姓消了些氣，走到里正旁邊低聲勸慰道：「孩子他爹，你看看兒子都快暈了，停手吧，如今先看看柯老二家的提什麼要求，先安撫了再說別的。」李里正一聽，對啊，當務之急是把柯緩緩那安排好了，回頭再收拾這個混帳東西。夫妻二人當即決定只要緩緩願意大事化小，不管她們母女二人提出什麼要求，他們都會答應。

柯緩緩用袖子將眼淚擦乾，睜著一雙紅彤彤的眼睛看著里正夫婦，囁嚅地問道：

「李伯父，果真？」

「自然。」李里正點頭。

「那我要你們補償我五十兩銀子。」柯緩緩伸出五根手指頭。其實她是想直接要個幾百幾千兩的，可是昨日問過朱氏關於物價的問題，在這裡幾百幾千兩那可是天文數字，她這才退而求其次，要求兩人可以負擔的五十兩銀子作為補償。

五十兩對柯家母女是個天文數字，可對吃著官糧的里正家不算，兩人咬咬牙，當即應下此事。這時，有的村民覺得柯緩緩獅子大開口，閒言碎語的低聲嘟囔起來。天色漸暗，侯氏此時滿頭是汗的急著趕來，剛剛聽鄰里說她家閨女幹了醜事正跪在祠堂裡，她剛進人群見祠堂裡那抹身影，便「哇」的一聲瘋叫起來，「你們胡說八道汗蟻我家閨女！她還未出閣，怎麼會有身孕？這一定是弄錯了，是緩緩誣

陷玉蓉。」

柯緩緩沒想到都到這地步了侯氏還能倒打一耙，帶著哭腔道：「大伯母說的是，是我誣陷的，妳還有什麼髒水要潑？要不我承認是我逼著玉蓉姊和紹林哥私通？又或者孩子是我逼著他們兩個人做的？」

鄰里見狀紛紛幫腔道：「侯氏，剛剛玉蓉親口說自己有身孕，可不是緩緩講的，而且她也只比妳早來一會兒。」

「對啊，妳縱容自家閨女也就算了，竟還要詆毀別人。」

柯緩緩見輿論完全倒向自己這邊，高聲道：「我爹爹早喪，家裡除了阿娘也無人可倚靠，如今搞出這事，我肯定嫁不出去了，你們、你們這是逼我去死啊！」說著，她猛地對著人群後面的牆衝了過去。

「緩緩！」朱氏撕心裂肺的一叫，嚇得蹲坐在地。

大夥看見了，自然將柯緩緩攔住，好說歹說的勸回來。侯氏則在一旁傻站著，這會兒不敢說話了。

柯緩緩對著里正夫妻咚的一聲跪下，「李伯父、伯母，我爹走的早，當年從軍時你與我爹相互照顧，是鑽一個被窩睡的兄弟，我爹為您挨了一刀，丟了命，您歸鄉後做主給我與紹林哥定了親，為的是讓我們母女日後有個倚靠，如今家門不幸，緩緩我承受不了李家的厚愛，我與紹林哥的婚事，今天當著父老鄉親的面就此了斷。」

李里正正發愁這事該怎麼了，柯緩緩突然給了個臺階，他哪有不下的道理，正好藉著這個機會把話說清楚，也算是給李家挽回一些尊嚴。

他急忙扶起柯緩緩，愧疚道：「緩緩，是李家對不住妳，今日當著祠堂裡祖宗的牌位，李家與柯老二家的婚事就此作廢。」

李里正話音剛落，村民私下議論紛紛，大夥這才想起來他們兩家訂親的緣由，現在反而覺得李家這五十兩銀子花的太少，畢竟李家欠了柯老二家一條人命。

柯緩緩見周圍的輿論完全一面倒向自己，打鐵趁熱道：「各位都知道東房是我爹當年蓋的，與大伯也不著分家，現在阿姊與紹林哥情投意合又懷有子嗣，日後怕是抬頭不見低頭見，如此一來，阿娘與我已經不適合繼續在家裡住了……」她的聲音越來越小，到最後嗚嗚咽咽吞盡餘話，眼淚撲簌落下，惹人心疼。

眾人聞言，議論道：「這是要分家啊！」

「的確沒法住，一出門見到以前的情郎變姊夫，心裡堵得慌。」

「對啊對啊，里正，你們這事得給柯老二一家安排好，你們家不是年初在村邊兒剛蓋好一處新房，本來是要給緩緩和紹林成親住的吧。」

本跪著的柯玉蓉聽了這話，氣得牙癢癢，對著縮在旁邊的李紹林的胳膊擰了下去，低聲道：「房子！」

李紹林方才被打罵得丟了半個魂，如今又聽到他辛辛苦苦砌的房子恐怕要轉入他人之手，高聲叫道：「不行啊爹，那是我給玉蓉準備的房子，不能給！」

第三章 第一次滷雞

李里正本來還在猶豫不定，畢竟剛答應給的五十兩不是小數目，如今又搭上一套

新房，是個正常人都會肉疼，誰知道這混蛋玩意兒竟敢當著大夥的面說那是給柯玉蓉準備的新房，頓時火冒三丈，大步走過去踹了李紹林一腳後，轉身道：「這件事是我欠考慮，緩緩說得沒錯，兩家人是不適合住在一起，新宅的地契在我手上，明早我給妳送去。」

跟在一旁的李家的，見狀偷偷抹淚，她是恨鐵不成鋼，糊塗兒子惹下這筆糊塗債，心裡不痛快。

心裡不痛快的還有跪在一旁扶著李紹林的柯玉蓉，她現在整個人都是懵的，本來損失未來婆家的五十兩銀子就夠讓她心疼的，誰知道柯緩緩三言兩語後，她的新房也沒了，要知道，那是她私下讓紹林哥按照她的想法蓋的新房啊！

柯緩緩抹著眼淚，透過指縫見祠堂裡那對狗男女一臉苦相，心裡別提有多痛快了。她抬頭緩緩地說：「李伯父，我柯緩緩不是不知滿足的人，剛剛李家已經賠了五十兩銀子，如今又搭套新房，恐怕不妥……」

正不情願的幾人聽到這兒眼前一亮，以為柯緩緩會拒絕，可接下來的那一句讓他們都傻眼了。

「不如拿我爹的老宅來換吧，房子雖不是新房，但與大伯家在一個院裡，日後阿姊與紹林哥生活起來也方便。」

村民一聽，這丫頭受了這麼大的委屈還為那個不要臉的阿姊和負心漢考慮，不禁欣賞起這丫頭的心胸，紛紛稱讚。

反倒是李家的、侯氏、李紹林與柯玉蓉則是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，隨著李里正應下，黃連徹底化成水，融進心裡。

李家的愁的是，寶貝獨子吃定柯家這泡臭狗屎了，如今房子都換了，李紹林基本上算是被逐出家門，除了柯老大一家，誰還願意把自家閨女嫁給他。

侯氏則愁的是，柯老二家那個黃泥砌的房子破爛不堪，寶貝閨女這次可要受苦了。柯玉蓉見狀，差點哭昏過去，如今名聲沒了，連紹林哥的新房也搭了進去。

幾人各懷心事，唯有柯緩緩樂開了花，開心得連眼淚都快止不住了，隨即她跪下道：「緩緩全憑李伯父安排。」

這場清水村年度大戲折騰了約有一個時辰，最終以朱氏母女分得一套新房及五十兩銀子結束。

末了，柯緩緩含淚攙著朱氏回家，侯氏則和柯玉蓉留在祠堂與里正夫婦商議之後的事，不過這些柯緩緩都不關心，她現在哭累了，腦子也轉不動了，只想回家好好睡一覺。

朱氏本來想問她打算分家的事為什麼之前沒跟她講，卻見柯緩緩拿著條濕巾子擦了擦臉，脫了衣裳爬上炕，倒頭就睡。她看著那抹纖弱的身影半晌，走過去給女兒把被子往上扯了扯，最終把話嚥回去，轉身去忙別的事了。

村西小宅內，一個十幾歲的少年躡手躡腳地推門進去，見院子裡黑漆漆的，狗子像是睡了沒叫，他稍稍放下心，可剛邁進去沒兩步，身前落下一道黑影，嚇得他「哇」的一聲叫出聲來，「爺、爺……」

謝與棠沉著張臉道：「誰是你爺爺？又跑哪兒去玩了？」

「爺，德榮知錯了。」張德榮垂頭認錯，「您一切還順利嗎？吃了晚飯了嗎？我給您熱下菜吧。」

謝與棠拎著他的後衣領道：「先回答。」

德榮知道他逃不過了，低聲道：「方才聽村裡喊抓賊，我一時好奇，就跑過去。」見謝與棠沒有回答，繼續說：「是村裡柯家老大的閨女跟人私通被撞見了，受欺負的是爺前幾日救下的那個姑娘，她未成親的夫君背地裡暗通她阿姊，說是連孩子都有了，爺回來的時候沒看見嗎？」

謝與棠鬆手放開他，責備道：「你爹不是交代過不可好事圍觀、不得嚼人舌根，都忘了？今日自行領罰！」

德榮心一沉，怪自己多嘴，默默的去旁屋取來個小號十字弩，對著狗窩上的草堆射去。

「一個時辰。」謝與棠丟下這句話後轉身進屋。

德榮深深地歎了口氣，看來爺今日心情不好，怕是又沒等到軍中接應。他看了眼睡得正香的狗子，感歎人不如狗啊！

翌日清晨，天剛濛濛亮，柯緩緩讓房頂上落下的泥巴塊弄醒了，她拍了拍臉上的灰，想著日後不用住在這破地方就心花怒放，隨即躡手躡腳的繞過朱氏下床，剛穿上外衣就聽見院子裡傳來一聲雞的慘叫。

她趿拉上鞋子推門出去，見侯氏拎著隻沒了頭的老母雞往廚房走去。柯緩緩雖然沒見過自家母雞的模樣，但知道家裡就二房家有一隻雞，隨著侯氏的步伐明顯加快，更印證了柯緩緩的猜想。

柯緩緩大聲道：「大伯母，妳怎麼殺了我家的老母雞？」

侯氏沒想這丫頭會這麼早醒，本想著一會兒趁她們不注意時燉了這隻雞給玉蓉補身體，誰知道剛下了刀子就讓這死丫頭撞見了。

她把雞扔進池子，掐著腰扭身道：「別一大早胡亂嚷嚷，妳哪隻眼看見這是妳家的雞了？現在家都分了，妳趕緊收拾包袱，帶著妳娘給我滾蛋！」

柯緩緩見過不要臉的，沒見過這麼不要臉的。她冷笑一聲，抬腳將鞋踢在侯氏臉上，侯氏一時嚇住，以前的柯緩緩大氣都不敢喘一聲，現在竟敢跟她槓上了。侯氏手上捏著染著雞血的菜刀，也許是氣瘋了，想也沒想就揮手而下。柯緩緩眼疾手快，撒丫子就跑，躲開了她那一刀。

「妳這死丫頭給我站住！」侯氏灰頭土臉地舉著菜刀追去，見柯緩緩跑到院門口要溜，正好撞進上門送地契的李里正。

李里正見柯緩緩小臉漲得通紅，光著腳丫往外跑，又看不遠處的悍婦手裡拿著的血淋淋的菜刀正滴著血，高聲呵斥道：「住手！」

這一嗓子把附近鄰家院裡的狗都喊醒了，汪汪汪地叫個不停，侯氏這才回過神，意識到現在的情況，百口莫辯，趕緊將手裡的菜刀扔了。

柯緩緩躲在李里正的後面，對著侯氏眨了眨眼，隨後用哭腔道：「李伯父，虧了您來得及時……一大清早大伯母殺了我們家唯一的母雞，我不過問了一嘴，大伯母就生氣了。」

李里正見到這幕有點發懵，他雖然不喜歡侯氏，但也不想讓事情發展的更加嚴重，到時候丟的不但是柯老大家的臉面，還有他的臉面，畢竟柯玉蓉已經懷了他們老李家的骨肉，昨夜妻子勸了一夜，他也想明白了，事到如今，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才是正道。

李里正護著柯緩緩，卻也沒再指責侯氏，他聽見附近有人聞聲而來，先回頭把院門關上，隨後對柯緩緩道：「有李伯父在，妳放心。」

朱氏與柯玉蓉此時都披了衣裳聞聲跑出來，見到院子裡這一幕也驚呆了。

「娘！」柯玉蓉急忙跑到侯氏身邊，攙扶著她的胳膊，「李伯父，這肯定是誤會，我娘平日吃齋念佛，絕不會做出傷害緩緩的事。」

朱氏跑到女兒身邊，見她身上的確沒有傷痕，這才放心。

柯緩緩知道李里正已經把柯玉蓉當成兒媳婦，說到底，胳膊肘不會拐向她這個外人，不過她無所謂，講不講理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要侯氏吃虧。

柯緩緩沉默片刻，唉聲道：「李伯父，您消消氣，大伯母可能也是殺雞殺紅了眼，畢竟玉蓉姊的事鬧得人盡皆知，她心裡肯定不痛快想找個人發洩，日後李家和柯家是親家，鬧去見官就不好了。」

柯緩緩三言兩語讓李里正和侯氏有了臺階下。

柯玉蓉看柯緩緩有放過她娘的意思，順水推舟道：「是啊李伯父，我娘是昏了頭，這事就讓它這麼過去吧。」

柯緩緩走到院子裡尋回鞋子，淺笑道：「過去也要有個過去的法子對吧，我就當大伯母是一時失手害了我家的老母雞，但親兄弟明算帳，我們就算算，這雞雖然說老了，卻也還能下蛋，蛋生雞雞生蛋，子子孫孫無窮匱也，我柯緩緩不是貪財之人，姑且給個一兩銀子吧。」

「什麼？柯緩緩妳得寸進尺！」柯玉蓉氣得牙癢癢，但在未來公公面前又不敢造次，最後只得忍氣吞聲的應下。

柯緩緩捋了捋頭髮，「玉蓉姊，錢呢？先把錢給了我，等會給我們家老母雞下葬呢。」

柯玉蓉和侯氏聽了差點背過氣，敢情花了一兩銀子買了隻老母雞不說，還吃不到肉？可現在這個情況又能怎麼辦？

半個時辰後，柯緩緩與李里正交換了地契後將其送走，給朱氏遞過去一包沉甸甸的錢袋，笑嘻嘻道：「阿娘，好好收著，回頭等我們搬了家，我再琢磨幹點什麼買賣，以後我來養妳。」

朱氏聽了紅了眼眶，如今柯緩緩每件事理得清清楚楚、明白明白，女兒一夜之間長大了，頓時有種陌生感。

以前的緩緩因為長期被欺負，少言寡語，她也是懦弱的性格，帶著她讓她吃了不少苦。

「阿娘，想什麼？我們收拾下東西，一會兒就搬過去。」柯緩緩拉住朱氏的手讓她寬心，感受到她手上那層厚厚的繭子，心疼不已。

朱氏母女忙活了一個時辰，就把家裡的東西收拾好了，一人一個小包袱，外加一隻死了的老母雞，毫無留戀的邁出院門。

侯氏母女待在他們的屋子裡不做聲，等柯玉蓉從窗戶縫裡見母女倆走了，才告訴躺在床上被氣得半死的侯氏。

「娘，柯緩緩母女走了。」她輕聲的說，生怕踩到她娘痛腳，惹她娘發怒。

「走了好，我看這丫頭片子是成精了，再住在一起，我非得被她禍害死。」

侯氏認慫了，雖說柯玉蓉攀上里正家這門親事不算太差，可里正夫婦昨夜說了，別指望之後會有什麼聘禮和婚禮，兩個人找個差不多的日子擺兩桌就算成親。她盼了這麼久的聘禮，就這樣沒了，可又能怎麼樣？玉蓉現在都懷上李家的種了，她有什麼底氣去要求別的，只盼著柯遠根回來後別鬧出更大的醜事。

想到這，侯氏又覺得氣血翻湧，頭疼的厲害。

柯玉蓉見狀更不敢言語，但她嚥不下這口氣，昨天是讓柯緩緩這個賤人算計了，這筆帳她一定要算清楚！

柯緩緩與朱氏腳步輕快，不一會兒就到了李家新蓋的小院，一個主屋帶個廚房，一圈籬笆圍得嚴嚴實實。雖不是電視劇裡那種三進三出的大宅子，但柯緩緩滿足了，好歹遠離了侯氏母女，她們再也不用受氣了。

「娘，這裡面的傢俱雖然不是多好，但是新的，咱們先湊合著用，一會兒去古溪鎮上買幾隻雞和一條狗，再看看其他的。」

朱氏對著柯緩緩笑了笑，苦了這麼多年，她都不記得上次笑是什麼時候了。「好，什麼都聽閨女的。」

柯緩緩見她眉開眼笑，心裡暖暖的，「那我先去看看灶臺，順便把雞肉清理下。」柯緩緩心情很好，一邊哼著小曲兒一邊打掃灶臺，麻利地把雞毛去掉清空內臟，取來一盆清水浸泡雞肉，隨後又取出臨走時打包好的一小包蔥薑蒜、八角、花椒、小茴香、冰糖等材料，下鍋做了滷汁，不一會兒正在屋內打掃的朱氏聞味而來。

「緩緩，做什麼呢這麼香，不去鎮上吃嗎？」

「阿娘，正好有這隻雞，我打算先滷上，回頭晚上就能吃了。」

「滷雞？」朱氏茫然，她沒吃過也沒聽過這東西。

柯緩緩愣了下，轉而道：「平日自己瞎琢磨的，正好有食材想試試看，先前救我落水的謝大哥也是咱們村的，我想做好了送他半隻。」

朱氏之前光顧著擔心緩緩的生命安危，之後又煩心柯玉蓉與李紹林的事，倒是把救命恩人的事給忘了。「對，看娘這記性，把這事都忘了，是得好好感謝人家，那小夥子是個外來的獵戶，要不，緩緩給他送點米麵吧。」

米麵？柯緩緩才不會給他米麵，她自己還吃不到白麵呢。

「不用了阿娘，等回來我帶著滷雞當面感謝他，您就不用操心這事了。」

「那行，妳弄好了叫我，娘去看看雞舍的位置，再弄出塊地種點黃瓜。」

「好。」

柯緩緩不是什麼千金小姐，自小跟著奶奶住，對於家務及做飯樣樣在行，以前奶奶還在世的時候，在附近市場上開了家滷肉店養活一老一小，因為味道好，來客絡繹不絕，後來奶奶身體與日俱下便關了門。現在柯緩緩憑著記憶，想做出奶奶的滷肉口味，要是做好了，也許在這個世界裡還能開發出一條致富的道路。

她把雞滷進湯汁後，跟著朱氏去了臨近的古溪鎮，這是個交通要鎮，來往商客不少，柯緩緩注意到臨近驛道的邊上都是小鋪子，唯獨沒有賣熟食的，她又旁敲側擊的問了朱氏鋪子的價格及商品物價，覺得這條路有戲。

兩個人忙活到大半個下午才回到清水村，這時來往的多是下田的鄰居，見到徐緩緩和她娘拎著雞籠又牽著狗，紛紛上前幫忙，清水村總共就這麼多人，她們娘倆受欺負的事如今人盡皆知，見到她們有困難，大夥都願意幫襯著點。

待柯緩緩回家見門口放著些鍋碗瓢盆，雖不是什麼好東西，卻也是鄰居的一片心意，心裡暖洋洋的，這些人不說多富貴，心地是好的。

王大嬸見她們回來便湊上前，「這麼快就搬過來了，這些是鄰里送的，妳們別客氣，先湊合著用，要是缺啥跟我講，以後都是鄰居，多走動。」

「謝謝大嬸。」柯緩緩有禮貌的行禮，淺淺笑著。

王大嬸見她乖巧，越看越喜歡，別看小姑娘瘦瘦小小的，遭遇了這麼大的變故卻很堅強，昨夜在祠堂抓姦時她也去了，真是可惜，這麼好的丫頭命卻不好，心想，日後有合適的女婿一定幫她多留意。

柯緩緩回去後將滷雞又過了一遍才撈出來風乾，待暮色將近，她劈開一半拿油紙包好，又分了四分之一先送給鄰居王大嬸一家，這才往村西走去。

朱氏本來想要一起去，讓柯緩緩婉拒了，在朱氏面前她不好找機會接近謝與棠，索性牽著剛買的狗壯膽，問了幾次過往的路人，才找到謝與棠的家。

柯緩緩本想先扒著圍牆瞧瞧裡面什麼情況再進去，剛爬上去，就看到一隻凶神惡煞的黑狗露著獠牙撲過來，嚇得她往後一躲，不偏不倚的落入男人的懷裡，還沒等她反應，腦海裡傳來冷漠的系統聲音，「叮—— 宿主大人，您今日成功與反派接觸，已獲得三日生命值。目前累計日期為十六天。」

柯緩緩樂了，她這兩天運氣不錯，又白撿了三天，不過……謝與棠怎麼會在她身後？

「怎麼又是妳，爬我家籬笆做什麼？」謝與棠猛沒好氣地推開她，往後退了半步。柯緩緩在被他推出去的片刻，已快速的想好對策，嬌滴滴的「哎喲」一聲，半跌在地上，慘兮兮的說：「謝大哥……你為什麼推我啊？我腳崴了，能不能麻煩你扶我起來？」

謝與棠低頭看去，默了默，接著道：「自己扶牆。」

柯緩緩頓時炸毛。這什麼狗屁男人，板著臉也就算了，扶我起來會死嗎？不過這話她只敢在心裡罵，表面上還得繼續裝柔弱。

她試圖起身，可手裡抱著滷雞，不好起身，當著謝與棠的面試了兩次，轉而道：

「我這手裡還拿著東西……謝大哥，你幫幫我吧。」

「妳身上有尿。」

柯緩緩：「……」

要不是謝與棠說出來，她都沒意識到突發狀況，旁邊的小狗崽估計是讓裡面那隻大狗的氣勢嚇到了……不，確切地說是嚇尿了，不偏不倚尿了她一褲子。

謝與棠猶豫片刻，伸出一隻手，「東西我幫妳拿。」

柯緩緩對著他露牙一笑，抓住他的手麻利起身，「多謝！」

「叮—— 宿主大人，您今日又成功與反派接觸，獲得一日生命值，目前累計日期為十七天。」

什麼鬼，拉個手才只有一天嗎？

那頭謝與棠微怒，匆忙抽回手，看都沒看她就往院裡走。

「欸，謝大哥別走啊，我是來給你送謝禮的！」柯緩緩說著小跑過去抓他胳膊，讓謝與棠完美避開。

「不需要。」謝與棠冷漠至極。

柯緩緩感覺他渾身散發著低氣壓，臉上自帶「生人勿進」四個字，說實話要不是他是續命丸，她才不想招惹這個未來的大反派。

「怎麼說也是謝大哥救了我，救命之恩當湧泉以報，我現在沒其他的能償還這份人情，這是我滷的半隻雞，就送給你當晚飯。」柯緩緩在說這句話的時候是真心的，畢竟要不是謝與棠將她撈起來，她說不定就翹辮子了。

「不用。」謝與棠推開院門，裡面的大黑狗認出是主人，興沖沖的撲上去搖尾巴，他冷聲道：「大黑，坐。」

大黑立即消停，乖巧的看著謝與棠，裝出一副人畜無害的樣子。

柯緩緩打算跟他進去，突然好奇道：「謝大哥，你們家的狗怎麼不叫？」

「大黑不叫，但是會咬死人，妳可以試試。」謝與棠風輕雲淡的說，可字裡行間卻吐露出凶狠勁。

柯緩緩腿軟，想到書裡他黑化後殺人如麻，血洗朝堂，有可能讓他的狗咬她。面前這麼大的狗，估計一口就能咬死她，就算不死，也可能得狂犬病。

她知趣的停住腳步，將滷雞放在地上，「謝大哥，我是真心來謝謝你的，這個滷雞是我親手做的，你嘗嘗。」

柯緩緩牽著腿軟的小狗離去，想著自己怪倒楣的，出師不利還惹了一身狗尿。她剛轉身便聽見身後房門關閉的聲響，頓時來了火氣。

呵，真是個油鹽不進的怪人，來日方長，咱們走著瞧，我不信摸不到你！

半個時辰後，正在屋內讀書的謝與棠聞到一股異常特别的肉香味，肚子咕咕叫出聲，他放下筆，見外面天色已黑，該用晚飯了，剛合上書，就見德榮端著盤滷雞和素炒青菜進來。

「雞哪來的？」

「回爺的話，放咱們門口，我估計是鄰里送的，剛剛我已經驗過了，沒問題。不過這雞不知道誰做的，真香。」

「行了，用膳吧。」謝與棠坐下。

德榮布好菜，一同就坐，身邊這位雖然是他的主子，但現在是特別時期，謝與棠允許他逾禮。

德榮見他不碰那隻雞，有點著急，爺不先動筷子他哪敢碰啊！等了半晌看爺真沒要吃雞的意思，他試探地問：「爺，您不尝尝嗎？」

謝與棠想到是那個丫頭做的就沒興趣，沉聲道：「你吃吧。」

「那德榮就不客氣了。」他剛剛拆雞肉的時候偷偷嘗了一小塊，雞肉鬆軟可口，味道鹹淡適中，別有一股特殊的肉香，早就饞得不行。起初他不敢放開吃，只吃肉厚的雞胸肉，到最後他索性放下筷子拿手抓著吃，配著白饅頭，別提多香了。隱約中，他察覺到有一股犀利的目光在盯著他。

德榮趕緊放下手中的雞肉，往衣裳上蹭了蹭油，「爺，您有何吩咐？」

謝與棠沉默片刻道：「食不言，用餐注意儀態。」

「哦，德榮知道了。」他小心翼翼的看了眼爺，怎麼覺得爺在盯著他手裡的雞腿呢？算了，不管了，反正爺說不吃就是不吃，正好便宜他，嘿嘿。

等柯緩緩回到新宅，她娘剛做好飯，兩小碟醃黃瓜、蘿蔔鹹菜加兩碗玉米麵粥，還有柯緩緩滷的一小塊雞肉。

兩個人吃到一半的時候，柯緩緩發現只有她一個人吃了雞肉，隨即夾了一筷子肉到朱氏碗裡道：「阿娘，尝尝我做的滷雞好不好吃？」

朱氏頓了頓道：「不用了，阿娘不喜歡吃肉，妳吃吧。」她將滷雞又夾回去。

柯緩緩見狀，鼻子有點酸，想到小時候奶奶也捨不得吃鋪子裡的肉，卻留給她吃。

「阿娘，妳要是真不喜歡吃的話，女兒也不逼妳，但要是為了留著讓我吃，那我也不吃了，回頭給大黃吃去。」柯緩緩瞧了眼不遠處那個轉圈咬尾牙的小狗，喊了句「大黃來」，說著就要把雞肉扔給牠。

「緩緩！」朱氏攔著她，「阿娘吃、阿娘吃，妳這孩子。」說著，朱氏吃了一口帶皮的肉愣住了，她雖鮮少吃肉，但往日吃的也不如緩緩做的這般好吃，雞肉肉質滑嫩且味道剛剛好，她由衷讚歎，「太好吃了，緩緩真的是第一次做？」

柯緩緩點點頭，這的確是她第一次做滷汁，往日奶奶做滷汁時她就在一旁打下手，幫奶奶準備滷汁料，這次她做的雖然很好吃，但和奶奶的手藝還有差距，畢竟很多調味料家裡沒有，她日後要是真打算開滷肉店，找調味料也是個問題，還不知道好不好找呢。

「阿娘喜歡就好，快吃吧。」柯緩緩又給朱氏夾了幾塊。

這次朱氏沒再拒絕，母女倆有說有笑的吃完飯。